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二百一

明　紹南張　岱著

儒林列傳總論

自道學與門戶界限不明而天下無道學矣我明之道學以東林而盛亦以東林而衰顧端文真道學也後之附端文者則真門戶非道學也蓋道學之號至姚江而始振然姚江之弟子儘多偽學此即以假道學而闢門戶之漸東林之號至端文而始成然端文

之弟子更多僞人此又以真門戶而竊道學之名於是攻真門戶者借道學爲之一抵當攻假道學者借東林爲之掩飾玄黃水火自萬曆丙午以來龍戰六十餘年河北賊興朝廷朋黨共亂天下道學之爲害可勝道哉余故於東林未起之前擇其有志聖學者如曹涵池薛河東陳白沙諸公此數公者皆深於道學者也深於道學者乃不立道學之名不邀道學之譽不以道學爲狥監進身之資不以道學爲終南便捷

之徑。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名之以門戶不得，名之以朋黨不得，即名之以緣索衣鉢兩皆不得，故曰儒也。嗟乎，世之稱聖稱賢稱君子者，亦多有之，但求學者無愧於儒者之稱，屈指數之，不可多得矣。

曹端，澠池人，篤尚理學，專靜研究，座下着足處兩甎皆穿。事父母孝，志愉邑。父好善信佛，端居常言道時召問之。端作夜行燭書呈父，其言：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子以虛為道，非率性之

道入縣之路也辨析甚精父好之卒尚於學永樂中以鄉舉受霍州學正將十載以憂去廬墓下六年服闋改蒲州考績吏部蒲霍二州上疏爭留之 成祖以霍先竟與霍霍人愛端如父母服其準矱矩度而不忍堀疆佪偵監臨大吏過者敬謁請益不敢以僚屬畜之又六年卒於霍霍人罷市巷哭兒童下走無不流涕者貧不能歸葬遂葬霍二子瑜琛亦廬端墓相繼死葬端之墓傍正統中僉事張敬建祠於滙池

其後有黃編修者、謁澠池祠、詢端墓、尚在霍、歎曰、曹先生一代名儒也、令其魂客殊鄉哉、捐貲屬縣令并其子改瘞於澠池、端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義、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諸書、彭澤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太史、道學之傳、斷自澠池始也、致書河南巡撫、請上章從祀孔子廟庭、石匱書曰、時至永樂草昧之後、繼以靖難、天下荒荒、未遑寧處、理學一

道不知視為何物乃獨有曹月川者篤信好學朝夕鑽研至座下兩瓶皆穿乎姚廣孝曰天下讀書種子止方正學一人余亦曰天下道學種子止曹月川一人澠池一綫係理學存亡其擔荷不重大哉

吳與弼崇仁人司業溥子也與弼隨宦京師年十八九讀孟子章句朱子以程子繼統於終篇歎曰聖道寥寥一至於是已讀程伯淳見獵有喜心語慨然自任曰乃今知聖賢之猶人也謂不可學而至哉遂棄

去舉子業、辟人處一小樓研求經史及洛閩性理諸書、足不下樓者二年、尋以父命、還里歸娶、江行遇颶風、舟幾覆、同舟人驚怖無人色、與弼獨正襟危坐、已問之曰、守正以俟命而已、家居粗衣敝履、不知其為紈絝子弟也、其學窮理居敬、二軌一轍、默誦精思、無一念之襍、於得喪毀譽之際、澹然無繫、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室廬不蔽風雨、躬畊自給、苟非其義、則一介不取、嘗曰、吾平生於患難困苦中得力獨多、蓋所

造者實也、事親至孝、事繼母如母、侍異母弟友愛、夫婦相禮敬如賓、接朋友一以誠、講論切磋、每忘寢食、嘆宋末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省郡交、以行誼薦大學士楊溥甚重之、兩召不起、或問之、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起何爲、天順間、以石亨薦、賜璽書、加束帛、遣行人禮其廬聘、爲時天子以歷代曠絶之儀起與弼、與弼乃應召、將至京、上喜甚、召大學士李賢曰、與弼至、當官何官、賢曰、今

東宮講學宜老成儒者司輔導莫如宮僚空闕何職、
曰、庶子諭德皆可、上曰、與諭德左賢曰、與弼至、乞
召至文華殿賜顧問、上曰然、賢又乞與館次供張
是日命下、朝士驚異、謂與弼一布衣遭寵遇若此、與
弼至召對文華殿命之前、乃前、上曰、聞卿持立獨
行者久矣、特聘卿煩輔導東宮、其毋辭、與弼對曰、臣
少賤多病、聖明過聽人言禮召臣、臣不敢不至、陛辭
謝、臣自愧庸駑實不能供職、上曰、宮僚優閒、不必

辭賜文幣牢酒既退上顧李賢曰人言此老迂此老不迂其趣令就職時南陽首以賓師禮遇之公卿大夫徒履擁門而謗忌叢起一日於南陽坐中邂逅編修尹直與弼岸然坐上坐而尹直隅坐侍之艴然不平南陽問下學上達與弼曰今且慢言上達祇言下學功夫如何下手尹不省謂與弼踈淺不能條析大肆譏訕而中官見與弼古服古處又群起姍笑之與弼見道與時忤三辭不得命稱痼疾不起上諭

李賢曰、與弼不肯就官、勉留之以待秋凉送歸、與弼辭益力、賢代爲請 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辭、而與弼上十事以廣帝德、皆本洛閩言、瀕行、上復召對、眷注有加、禮賜璽書、遣官護送歸里、命有司月給廩米膳之終身焉、尋卒、學者稱爲康齋先生、與弼歸、有弟嗜酒不飭、祖父田數畝盡爲奪去、與弼以其賜金、墾田荒山下、以供饔飧、弟復謀斥賣、與弼訟之守、守張璝鷙物人也、致與弼於庭、與弼免冠束腰以庶人禮

見張元禎聞而作書將告之肅王鳴鼓其罪雖止不達然與鄉尋悔之矣辛時年七十九石價書曰胡居仁陳獻章皆淵源與鄉胡陳之學已普於世而與鄉尚有遺論何哉論者謂其訟田於公及為石亭作譜跋稱門下士而已有弟不飭而與鄉訐及先人之祭東腰跪庭用部民禮以見有司猶屬職乳余讀譜跋雖寥寥數言而稱位之際未免委蛇較之薛文清之不見王振盖天壤縣矣

薛瑄者山西河津人也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内母
氏欲棄之祖仲義聞其啼聲止之曰體清聲喤必異
人也卜之吉年十二能詩賦從父貞為元氏教諭永
嘉徐懐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
汝舟皆元舊儒謫戍玉田貞禮為瑄師於是豁然大
悟悉去其詩賦而從講伊洛之學貞繼改鄢陵教諭
故事生徒無舉者謫其教官充戍鄢陵從無舉者貞
乃使瑄補鄢陵學生舉河南第一成進士授監察御

史三楊慕其名、令人邀瑄、欲一識面、瑄自御史糾劾之後、避不往、一日三楊於衆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嘆不置、正統中陞山東提學僉事、每臨諸生、親爲講解、不事椷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有生貧應黜、教官爲言、瑄曰、雖然、生祭祀有掌乎、教官曰、掌磬、瑄曰、聖門著教、尚矜不能、磬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固足器也、遂復之、太監王振、於瑄爲同鄉、問三楊曰、三晉之中、而無爲卿者、其無賢人乎、三楊

以瑄為遂得召為大理少卿諸生泣送數百里為位而尸之瑄至京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吾主之卿王太監力也退朝當詣謝則不謝入使語之人不謝而振更先餉瑄則又郤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郤也宜哉則改瑄為大理卿瑄不謝如前振一日問三楊曰胡不見薛卿三楊為語固將來也李賢瑄所厚門人使強之則又不謝曰奈何爵於朝恩於室久之振議

事東閣下諸御皆拜瑄獨立振望見頋而立者瑄也直趨前迎揖之曰其有罪其有罪艴然改容居頃之振從子山通百户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與山教妾告妻魘魅夫死者下御史自誣服瑄三覆三反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劾瑄是古非今故異成獄有詔廷問瑄呼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長當引嫌辭避文愈怒奏瑄不服理問坐當死下獄瑄挾周易誦繫正統八年坐秋後取斬凡兩覆奏如

徠瑄子淳等三人願一人代死二人充軍贖父罪不允且行刑矣王振老僕伏竈下抱薪而泣振問之曰聞欲殺薛夫子故泣耳振心動乃免戍邊衛未幾放歸弟子從者甚衆振死以爲起大理寺丞尋致仕戶部侍郎江淵言瑄心術正大操行淳潔宜復召用景帝召瑄還職進南京大理卿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召爲大理卿蘇松民饑貸粟

留室不得火留入室竄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八百餘家皆坐誅友衆莫敢言瑄力奏得誅其渠魁文大恨曰猶昔瑄也　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為夜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上嘗短衣小冠召瑄便殿瑄望見遽卻　上起易服乃入所陳皆正心誠意之言于謙王文得罪坐凌遲瑄曰　陛下復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二臣罪　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一等居數月議將求獅子於西番瑄

諫不聽又見石亨之橫日甚嘆曰介如石不終日正
君子見幾時也引疾懇乞致仕得允舟至直沽風雨
絕糧于淳愠見瑄杖擊之曰身困道亨介何愠既歸
四方從學益衆瑄惓惓以復性為教嘗曰讀書窮理
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
買櫝而還珠也所著有讀書錄二十卷年七十六卒
其日風雷繞室白氣貫空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祀於
瑄鄉賜額曰正學嘉靖中官屢請從祀詔集議斷左

門皆謂瑄宜從祀制曰可石匱書曰分宜薦唐荊川、而人以嵩黨〻荊川、王振薦薛文清而人不肯以振黨〻文清此其中大有分寸人不敢與立也文清自柄用以至放歸振用之振殺之振復生之復逐之更變多端而文清直付之不聞不睹蜮射鬼彈曾足以動文清毫末哉又曰家南軒先生死時肌如水晶洞見五內薛文清生時亦肌如水晶洞見五內一死一生皆現此奇異在佛家得之必以為瑠璃色相矣、摠

之天地之大靡所不有向以徧鶴之垣見一方為咄咄怪事亦鄙哉見矣

陳獻章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頰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頴悟絶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躡屩從之成化三年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曰龜山不如也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都府朱英交薦召至

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旨授翰林院檢討獻章不辭上疏謝恩即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不悟以為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自後屢薦不起獻章事母至孝朝夕不離側出外母有所思

念輙心動趨歸毋死後終身不服紈采給事中賀欽
執弟子禮肖獻章像懸於別室有大事必啓焉羅倫
改官南京修撰聞獻章議論即日辭官去進士姜麟
以使事道貴州執贄往見出曰吾閱人多矣如白沙
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
至京師語人曰白沙今之孟子也嘗言學以自然為
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其教人不立語言文字
有勸之著述則曰伏羲著述數畫耳況畫前元有易

乎又曰六經之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剩語也故其詩曰莫嗟老慵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弘治十三年年七十三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石匱書曰予讀國史載獻章之學無以踰人嶺海窮學有仕於朝者皆不之許獻章授官之後稱病不謝而去途中擁騶從別又槩揚揚得意聞者笑恥疑而不信取獻章所著書讀之而後知獻章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古人舉動亡也久矣末世

耳目。豈自異也。所謂嶺海宿學。謂丘濬耶。

陳真晟。泉州人。入戎。籍于漳之鎮海衛。遂為漳人。年十八。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學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省試。聞試防嚴。曰。非所以待士。士不宜以此自待。遂棄歸。一意聖賢之學。初讀中庸。覺無統緒。讀大學。乃知為學次第。執以為據。又讀大學或問。得朱子主敬之說。曰。此大學基本也。求所為敬。則見程子以主一釋敬。而以無適釋一。遂推尋此心。動靜求一

以為持養工夫曰養一於靜則容念不作矣持一於動則外誘不奪矣大學誠意一章學者鐵門關主一二字玉匙鑰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三年用程順故事請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採程氏學制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圖二一著聖人心學與天同運次著學者法天之運卒言辛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來上先疏乞召臣陳說不報又書上下禮部看議

竟寢，既而走臨川，就正吳聘君康齋，拶几予一八齋，糧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之道，江西張元禎止之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程朱以來，先生學得其真矣，雖不見聘君可也，遂還，自以布衣請闕上書，因以布衣自號，既殁，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西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之墓，提學副使姚鏌祀之鄉賢祠，石匱書曰，學使者璸闈試士，搜檢防察，工窮髮際，下至膝踵，拘之如囚徒，防之如盗賊，少

有氣節者、未有不惻然心動、空陳剩夫之棄之而去也、蕭然布衣、直追正學、三百八十年、巍巍科甲、寧足以並其榮辱、

胡居仁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從學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學於康齋吳與弼、以斯道自任、卜隱於邑之梅溪、謝絕人事、人亦無知之者、居仁之學、以主忠信爲本、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典、對妻孥如賓客、應接士友、深

衣巾屨終日儼然至一器一物區別精審決盡不相
殽亂家本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較資用貧窘蔬食
瓢飲處之泰然其蹈矩履繩端莊凝重而性度寬和
議論亹亹四方士樂從之游至築室而居之語學則
曰為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
怕工夫間斷多有美質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入於矜
不知操存省察為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居仁家居
日以悅親為事父病劇效婁黔嘗糞親喪哭踴骨立

非扶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嘗適閩浙、入金陵、泛彭蠡、所至豪傑、若章懋、羅倫、張元禎、皆相與講求麗澤、以陳獻章倡勿忘勿助之學為亂苗之莠、而莊杲豪放之士、且使學者流於曠蕩之歸、其歎求本實以真體驗如此、成化甲辰年卒、年五十一、學者稱為敬齋先生、陸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胡叔心完璧也、席珍懷待聘之資、遯世絕憂悶之志、羅欽順稱其大類尹和靖、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賜謚曰文敬、石匱書曰、

胡敬齋力主主敬之學一求之本實而蹈履之始惟是躬行孝道則古來作聖之基舍孝其奚事哉曾子著孝經而玄雲聚於北極懷橘扇枕兒童常事而極其靈異至鳥耘象耕神怪莫測孝道之大詎可思議也哉

羅倫江西永豐人其先羅開禮者仕宋宋亡從孫旅赴難死而文天祥為服喪倫莊重嚴毅居父母喪甚謹踰大祥口始沾酸鹹之味成化二年憲宗制詔進

士、倫對策萬言不屬草、引論人主當接引賢士大夫、不宜多親宦官宮妾中貴人往來視試趨納策倫曰、亟及公等既奏天子以為第一、授翰林修撰居數月、大學士李賢遭父喪　憲宗用奪情故事使內臣持詔留賢倫詣賢所告止者三、賢不能用時賢父八十七歲而賢自其入仕違父者三十五年矣、倫乃上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下才末學、頃對大廷猥蒙選首、嘗自感勵、凡聖學君道之要、朝

政綱紀之端、吏民風俗之弊、兵戈饑饉之禍、方欲提
領疏目、為萬言書以獻、以紓天下之望、以酬 陛下
之遇、顧莅未久、諳練未深、又意廟堂大臣、百僚庶采、
必有憂臣所深憂、言臣所欲言、行臣所欲行者、臣恐
以疏遠驟進之人、踰冒越職、是以心雖懷憂、而未敢
吐、近者李賢遭喪、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
臣、起復大事、左右侍從給舍臺官、必有正諫以扶綱
常、以植風化、以求天下後世之所瞻望、乃率緘默、因

循至今、臣今復不言、是偷合苟容之徒、固非　陛下求臣本心、亦非愚臣報　陛下夙願也、臣伏讀　陛下策臣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此言、真可為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明人倫厚風俗、臣謂莫先於孝、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非此不可國、家非此不可家、人非此禽獸矣、中華非此夷狄矣、禮子有父母之喪、居三年不呼其

門、所以教孝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親能忠君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者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初旨不合也、夫為人君者、當舉先王之禮以教其臣、為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以事其君、臣不敢遠舉請以宋

論仁宗嘗用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有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用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二君未嘗以故事强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功澤加時名聲垂後史筆書之士大夫誦之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王黼陳宜

中賈似道之徒、率皆援例起復、數君未嘗不以故事
起其臣、數臣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困、
天下以之亂、社稷以之傾、貽禍當時、遺臭後代無他、
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于君也、詩曰殷鑒不
遠在夏后之世、 陛下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起
復之典則宋仁宗時、契丹未嘗不桀驁也、宋孝宗時、
金國未嘗不盛強也 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
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曰賈可言使賢於天

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不言、言不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不行、行不力、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惟盂所方圓、君好諫則臣直、君好諛、則臣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君惡、君惡則祿絕而身危、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君愛、君愛則寵固而位安、夫保祿而愛身、固寵而安位者、亦人情

也。陛下誠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害、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訳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見衆人之見、知衆人之知、察佞順之言、容忤直之諫、則衆賢群策、何又在賢又何待遵先王之禮經、枸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然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不可不慎也、

夫賢之起復猶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然先朝自楊溥而後未嘗有起其人為其官也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廊廟據禮守經之士寥寥若塊遵行故事一何多耶謂為謀遠慮足斷議耶何未見發也謂折衝禦侮足定難耶何未見能也謂直氣勁節足勵士耶何未見有也謂深仁厚澤足治民耶何未見行也謂忠信讜論足補政耶何未見敢也意其平時阿

媢權勢、及遭逼喪之時、則有曲為諛說以欺　陛下、
不曰有才可留、則曰有例可引、一蒙俞旨、欣然就位、
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
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服朞、奪情於夫、初無與於
其妻、起復於父、初無與於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
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
子、猶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望子之報、豈擬至此哉、
為人子者報親之心、豈忍至此哉、枉己未有能直人、

忘親未有能忠君者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議、且從而為之辭、羣臣起復、大臣不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互頃已地、洪不忌慚、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溥恩、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匿服以聽選、例在徼科、匿服以應舉、例在轉官、匿服以候陞、例在求賄、匿服以之任、聖人之世、綱常敗壞、一至於此、夫親愛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况列在冠裳、聞聖人之道者乎、孔子曰、是可忍也、又曰、下必有

甚爲顧　陛下斷自聖衷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其餘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令終制脫有金革亦從墨衰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行則群臣效綱常正則人倫明而風俗厚矣臣非不知臣言一出忤旨昔犯禮之人不曰妄議則曰迂譚不曰求名則曰窒變然臣區區之心惟恐朝廷舉動訾笑後世是以昧死爲　陛下諫之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脩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受徒講學日

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倫嘗欲倣
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錢謝而弗受或衣
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共飯
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傍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
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
人欺以之告、即放遣之不復問山、中結茅以居取給
於隴畝、往来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為文章、
以發其感慨、而人亦莫之知也、所著有一峯集若干

卷嘉靖初御史唐龍上言倫贈左春坊左諭德謚文毅石檟書曰武盟女主見賓王檄而咎宰相之失此人曹操奸雄見陳琳檄而謂此愈我疾是雖矯情欺世之言而其一昳愛才服善之念則不可泯也李文達見羅倫疏而不欲然下拜乃黜之逐之必欲錮之終身何其褊耶唐介彈文潞公潞公不罪唐介而潞公之名反以此重休休文達乃見不及此哉

章懋浙江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入翰林

為庶吉士逾年除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懋與莊昶黃仲昭上疏以為　陛下張燈之舉或者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張燈為樂況今兩廣四川遼東賊情難測北虜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亢旱數千里民不聊生雖蒙優詔賑䘏而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謂寒心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至如翰林以論思代言為職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固不可曲引宋

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取侮慢不敬之罪伏望將烟火之費一切停止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庶幾兵戈可息百姓可安其爲孝也大矣疏入忤上命杖闕下調外任懋左遷臨武知縣京師人稱三君于時羅倫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又稱爲翰林四諫懋未行給事中毛弘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陞福建按察司僉事適商便民救荒除盜泰寧縣盜發檄札行部至縣使知縣王佐招

諭降其賜從者數千皆觧同僚有言部使懋儒學不
知名頗自行勸之部使使其僚往則已平乃悉戮招
降要功懋恥與爭絕口不道考績赴部以親老乞休
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曰按君之年四十有一耳不
犯罷軟不犯貪酷不犯年老以何例黜君懋曰古人
正色立朝懋可考罷軟古人一介不取懋可考貪古
人視民如傷懋可考酷懋年未艾鬚髮蚤班可考老
疾旻撫然驚歎為奏得請懋生平學問尊禀程朱無

敢悖異、於鄉郡前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深所企
仰既歸、閉門却掃、足跡弗入城市力耕以自給、四方
弟子執經問業、刈蔬脫粟而餉之家居二十餘年公
卿臺諫屢薦弘治十四年、陞南京祭酒丁母艱詔增
司業員虛席以待終制、赴官作率南士多有興起滿
三載引年乞休、三疏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尋陞南
禮部侍郎皆不赴、世宗即位懋年八十六特陞南
京禮部尚書、致仕、踰二年賜璽書存問使者及門懋

已疾亟既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金華知府王九皋奏懋清修苦節遺孤貧困命月給米二石懋通籍六十年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年粹中貞恪歆動一世表律天下楊廉稱之曰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侄極仕工部尚書石匱書曰章文懿不立門戶不開講堂卓然聖人之道篤行君子也六十年在朝在籍無不期於寔踐躬修其所以砥礪當世不更大乎

至如不撰張燈致語、偶見而言之耳、何足稱道哉
賀欽世籍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為遼西人、少穎敏、
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録、朝夕氵讀、成化二年舉進士、
為户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
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上疏辭官去執弟
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白沙謂
欽曰、君言議侃侃、無露鋒鋩、要須和平沉深欽、輒用
自戒杜門潛心聖學、非弔喪問病不出也、靜居數年、

歎曰、萬古聖賢、惟此一理、深契力行、同歸無二、遂推所得以淑諸人、泰陵初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其一請經筵勸講、訪求真儒、以隆師友之臣、其一請興禮樂、罷斥教坊、其一薦陳獻章可大用、其一請嚴絕內臣、毋使干政、疏入報聞、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欽闔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即不

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然、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衆復呼噪曰、賀黃門教我生路、當無謾語、又趨跪欽里門、欽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欽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

凌溪釣臺稱曰醫閭先生子士諮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稱疾歸終身不仕石匱書曰賀醫閭已拜黃門猶上疏辭官執弟子禮師事白沙其虛心求益真能不愧古人乃其居里鎮俗盜不敢入盡以驚王蠋數語解散卒賴以乂安桑梓是又豈徒事口耳者所能窺測其際哉古人言有用道學吾於醫閭見之矣

莊昶直隸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

院檢討與江西羅倫南海陳獻章相友善上元日上
欲設鰲山燈昶同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
言甚剴切忤旨謫湖廣桂陽州判未行用給事中毛
弘御史陳壯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尋遭二艱
服闋不起巡撫都憲王恕訪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
理其敝廬昶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卒不受弘治
甲寅被薦召用巡撫何鑑盼諸定山勸駕繼遣應天
府官候行先是冢宰王恕司寇張瑄輩諸薦疏皆出

部檄、非特旨、昶曰、吾以諫謫退處幾三十年矣、今奉
特旨、敢不行乎、遂入京陛見、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邵
寶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官翰林、乃協輿情、丘濬
素惡之、乃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溥又語李西
涯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敬、不能為朝
廷薦賢矣、西涯唯唯而已、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
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昶曰、第令不失已、
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西涯語吏部曰、留

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
中，到任十二日，病風，遲留野寺，明年丙辰，赴本部告
歸，部不為題，處越明年丁巳，遇考察，尚書倪岳以老
疾退之，覩歸家以病卒，世稱定山先生，所著有定山
集若干卷，石匱書曰，莊定山清操勁節，不以官職為
念，是其過人之行，而細攷其居身立念，定有本領，不
僅僅以氣節為高也，若但以長揖吏部，槩其高蹤，則
與彼柔悅盧楠作何分別哉，

陳茂烈莆田人先世故浙人為興化衛總旗早喪父晝從總旗之役夜則讀書祖母憐其孤弱止之乃翳鐙默誦潛心學問上希曾顏祖母沒賣屋以塋并葬其父負土成墳聞日行視哭盡哀乃返為人介狷自脩不妄取人一錢舉進士奉使廣東受學陳白沙之門與李承箕張詡等相切磋授吉安府推官保惠教化笞朴都絕擢監察御史上疏論道士崔志端不宜為尚書戶部尚書佀鍾諛佞取寵宜罷尋以母老乞

養茂烈為推官時考績京師至淮上冬月僵凍為御史衣布秉牝而已家居養母身灌園供甘旨暑夜不能具蚊帳惟日究極經書欣然自得蒲田人稱之曰孝廉先生蒲舉者首推茂烈而彭韶林俊猶在其後正德中吏部奏茂烈清苦絕俗請改晉江教諭使資祿近地疏辭不赴後二年有司復請給之廩粟事聞特詔與米三石茂烈復疏辭曰微臣有母今年八十六家世貧陋衣食麤糲給積有餘米臣家寒儉臣母

以故安臣之養而臣亦得自遂其貧非臣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　陛下除事親之風長不貧之化下逮疏賤荷蒙收恤其爲慶幸寧臣一家獨念臣母鞠臣艱苦萬狀來日無多雖勉盡心力尚難爲報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幸臣貧勞尚未至是顧自致自哺之情不敢重煩有司奏上不允其後母沒茂烈扶苫終喪近枕處頭髮盡禿卒之日天氣黯黑道路流歎而竟無子巡按御史王應鵬言茂烈廉約如石守

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身死無後乞加䘏典用勵士風詔蓋坊里門祀之鄉賢月再給米其家陳白沙曰韓退之稱孟東野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時周有之矣林見素曰陳時周領悟既深韜養尤粹每一暗言躁慮消息宿疾頓瘥其物品當是黄憲管寧之右得在聖門可幾乎損石匱書曰陳猶田舉進士拜御史猶忍飢忍求身自灌園以奉其母御史

之貧非尽貧之非人貧之蓋其自有以貧之也遭際
聖明使其資祿近地不受詔與之月米亦不受則世
間更無可受之物矣清介如此乃竟無後天道有知
其更何說哉

羅欽順父用俊國子助教欽順舉弘治五年鄉試第
一明年第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久之遷南京國
子司業送父歸家因乞終養吏部不與題奏留家久
之劉瑾用事嚴補職之禁除名為民瑾誅復官累遷

吏部右侍郎、世宗即位、轉左、遷南京吏部尚書、以
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尚書、會父從服闋、起
用舊官、奏辭不允、俄改尚書吏部、時張璁桂萼用事、
欽順恥與尚同、懇疏乞休、許之、欽順之學、始以禪入、
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闢釋氏之謬、其學以
精言性、以神言心、以變言情、以合一言理氣、以道心
謂性、以人心謂情、以理一分殊明理氣之合一、性體
至精、故道心以為微、惟精所以審其幾、情用至變、故

人心以為危惟一所以存其誠統體一太極故理之一惟之靜也天命之初也人皆可以為堯舜也各具一太極故曰分之殊情之動也率性之道也剛柔善惡生其間仁見為仁智見為智百姓見為日用也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於天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為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獻章王守仁其學皆原於此則何以使物

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己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所著有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原斤斤芒忽之間而皆出於苦思妙契之餘頗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嘉靖二十三年行年八十巡撫都御史張岳上言欽順擯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欽順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背莫不寧屬上使巡撫巡按及門存問居三年卒贈太子

太保、諡文莊、欽順有第二人、欽德欽忠先後舉進士、時號羅氏三鳳、欽德按察使欽忠都御史欽順父壽、三子前致酌、父各賜之酒、以欽忠能其官予二酌、欽德次之予一、而獨酌欽順三石匱書曰耳辨絲竹口辨澠淄、此則格物之力、若孔子之識萍寔識羵羊、未嘗經見、則又全仗致知之力矣晦庵得力在格物象山得力在致知、此皆論入門、不論究竟朱陸似有殊途、及至到家、則共坐堂奥、不必論其從外入從内出

也、羅文莊故是輔朱説者也、然亦不得説壞象山、

呂柟陝西高陵人、少志聖賢之學、危坐莊誦、祈寒酷暑、不越户樞、居母喪、哀毀骨立、弱冠為提學楊一清所知、既舉鄉貢、就業太學、與莊銑相友善、邑人高朝用為户部郎、時過檢討王九思曰、吾邑有顔子、子知之乎、　孝宗賓天、諸生哭臨、具禮耳、柟獨大哭出涕、群衆指目為迂、正德三年舉會試、廷對第一、知者皆愕然、歡喜曰、此真狀元矣、劉瑾以鄉人致賀柟峻却

之任翰林修撰二年西夏搆亂柟疏請上入宮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惡其直欲殺之遂與何瑭引疾去瑾使校尉尾之至真定無所得返柟抵家數月瑾誅陝之縉紳株連者多人服其先見杜門力田養親父或因小失責次子梓柟跪而同受責父怒旋解科道薦乃起供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成和萬民斯享基昭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 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為深戒或譏其過直柟曰昔賈山

借秦為喻、文帝尚能用之、矧主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為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乾清宮災、復應詔陳六事、其遺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以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衣帶不解、晝夜無聲、及卒、痛哭嘔血、將葬時大雨、如注、徒跣擗踊、蹈泥淖中、道路環視、有泣下者、塋畢、廬於中門外旦夕不輟、客有托交游以三百金求書者、梅峻拒之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慚而退、

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累薦適世廟入繼大統首召楫遂幡然有用世志壬午與修武廟實錄　上御經筵當進講是日值　仁祖淳皇后忌辰因口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題之大禮議起意見與時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　上曰此大臣宰相識楫忤慢乃爲己咎下獄考訊尋謫解州判官知州缺攝州事於是恤煢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

稱其為王佐才、陞南宗人府經歷、轉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說教鷲峰精藍、吴楚閩越士從者殆百餘人、時張永嘉應詔、道出南都、有醵禮為賀者、柟托以官卑俸薄拒之、陞南太常少卿、太廟災、乞罷黜、荅天戒、不允、陞北祭酒、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謁孝陵、衆將着緋、柟曰望墓生哀、宜青衣角帶、衆從之、署吏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值天變、遂乞致仕歸、壬寅六月、疽發背、坐卧北泉精舍、至七

月一日卒年六十四、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石匱書曰皇明狀元、如羅永豐舒進賢羅吉水、張山陰及呂高陵皆力行忠孝可謂不愧科名而人且稱之以道學夫道學何妨、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聖門舍忠孝之外、別無道學、則今之分門別戶、談玄說妙、皆謂之假

道學可矣、

羅汝芳江西南城人、年十五、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
與盂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
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癸卯舉於鄉、甲
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
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吾山房、以待四方講
學之士、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
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為釋然、三年之後、一夕

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饑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赴廷試初仕為令入為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為功課歲大計以守入覲華亭會同志於靈濟宮汝芳娓娓發明端志而去迄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眾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

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參，賫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足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

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己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為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扶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石匱書曰、明德先生、初學嘗苦格物之義不明、乃錯綜

前聞互相叅訂及至得手則純是致知之學所謂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直至此地而格物之義方是了義然則朱陸兩家又作何區別哉

羅洪先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擾擾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𡏖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峰之爲人年十五聞王文成講學虔臺心即嚮往遂平視舉

子業、常歛目端坐、同舍生謂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
此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
於鄉、嘉靖八年廷試、世宗親閱所對策、御批云、學正
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
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苫
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
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
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

鄒文莊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東宮朝儀、忤旨、罷為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人不敢干以私。遊衡嶽、僧楚石咨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為虎穴、剃莽蓊鬱闢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雲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眾。贛江水漲、洪先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森以洪先家故窶、而嘗卻臺省餽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為

構室助竟辭之荊川唐順之以兵事起官約偕出洪先曰天下事為之非甲則乙其欲為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洪先答書顧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室中止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能前知人或詰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比荊川訃至沒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詭灑重為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暫冊憑使即以邑冊請洪先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欲若更生此疾

作、于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歛手、端默而卒、年六十一、洪先始歸田、攻苦淡錬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諮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覩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飢渴由己、撻市引辜之衷、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

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石匱書曰、羅文恭從陽明入路、原與禪相表裡、特於心學中不廢事功、畧有差別耳、文恭每日驚曰、得無誤入禪耶、除却禪理、別無聖道、悟得聖道、即是禪理、文恭着此一驚、不踐跡矣、亦猶未入於室也、往來擾擾、還在夢中、此地急須喚醒、

張元忭謚文恭、其先蓋蜀之綿竹人、從家越之山陰、父天復、以進士至太僕卿、文恭生而古貌嶷然、嶽嶽

負意氣，會楊忠愍諫死，遂為誄詞，慷慨泣下。太僕大奇之。嘗讀書至大學格致篇，曰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輒掩卷嘆曰：毋乃倒言之乎。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有滇難，蓋太僕故嘗副滇臬，擊武定叛酋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身械太僕，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太僕官歸，越復馳履及

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
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自以遭逢
聖明擇踏取上第、凜凜期有以自樹日桌筆守官下
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署弟雍容以文
墨自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為解、乃獨聚徒講求世務
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屨嘗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
為首鼠兩端、萬曆元年、嘗疏直御史其且請進講女
傳於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僕喪起家

奉旨教習內書堂曰若曹異近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為善勑貂璫穛非人乎乃取中鑒錄自為條辭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會皇子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廬浮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丁亥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為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充經筵講官遇覃恩郎疏白太僕冤狀請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冠服至是復申前情忤旨格不行乃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彤襆甲冑斬首虜

千級口碑具在乃令幸事明主而不能為父洗沉冤
長負君親吾死為後蓋居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
不讐志以從顧以身代父報國而辛且徼國恩報父
故終其身有緹縈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
于呼 陛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瞑平生雅
志聖賢之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顓務以寔踐
為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近世
學者徒剽文成之外郛耳人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

岐之、于是手稿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稿編、以袪世儒之惑、其特操端介、絕不喜媕婀事人、然坦焉蹈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蓋文恭之進也、出江陵門下、當其炎炎時、卑者蟻附、高者鷙鳴、而獨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吾門人也、皁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病請禱、其即死弗為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入公門、然事關公義、則建議侃侃、當道奉其言如著蔡、初太僕作

山陰縣志、未成、續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衮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遊漫稿槎閒漫筆行於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録讀尚書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讀詩考藏於家二子長汝霖萬曆乙未進士仕至貴州提學副使次汝懋萬曆癸丑進士拜御史仕至大理寺丞石匱書曰王龍谿品藻諸賢而獨曰陽和子如高山大川蓋先子高明磊落直以天下為已任人且望其為救時宰相而

惜乎惟天不造乃不憖遺一老也生平究心理學嘗言孔子言仁孟子言義程子言禮陽明言知先子確然以一信自守而陽明之學失則禪乘先子其一砥之矣

楊起元廣東歸善人弱冠賊蹦東平焚民舍起元為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萬曆丁卯舉廣東鄉試第一人三試南宮不售乃游金陵下帷績學遇盱江黎允儒欣然相得允儒為近谿羅先生之

甥、為述先生言行甚具起元大契於中駸駸嚮往、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丙戌分校禮闈是歲冊封崇藩取道盱江執贄羅先生而受業焉往復叅證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會語為荅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為識仁編日諷誦之并示學者丁亥進修撰戊子校士八闈試策大發所學、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己丑分校禮闈三月遷國子司業、辛卯充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疏壬辰復分

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名士、聞父喪奔還、服闋起國子
監祭酒、爲南京禮部右侍郎、修皇陵功成、上命
祭告、起元至中都、士大夫暨諸子衿來問學、起元即
中庸首章反覆闡論、中多興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
上恭勸勤學疏、尋遷南吏部、戊戌召爲吏部右侍郎、
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夫人卒於官舍、起元扶櫬還、
己亥八月營塋事、躬荷畚鍤、哀毀之餘感寒疾、遂卒、
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解、論學存笥稿楊子格言、楊

予政序、輯白沙語錄、證道書義等書行於世石匱書曰讀楊復所之書、而後知復所之超悟也、復所有四書評數卷不下註腳、不立訓詁只以白文內、數虛字閑字、無着落字、翻出妙理、如論語巽與之言句、朱子訓以巽言、復所謂言無二言、即此語語之言巽而與之言耳、剔出一字、通體靈具悟後名通、是豈章句之儒、所能夢見也哉、

鄧以讚、新建青崗里人、隆慶丁卯舉於鄉、辛未舉進

士第一人、廷試第三人、官翰林院編修、不妄交游、慎取予、茹荼忍寒、唫嘯自若、萬曆改元、江陵當國、以讚以門人時有匡拂、江陵勿善、遂請告、丁丑強起、至武林、念太夫人未偕、復歸、時龍谿講學西湖、以讚往叩、龍谿曰、何功、以讚曰、此體無止、即以無止為功、又問曰、信得良知不曰新建、從萬死一生得來、豈敢置疑、惟是以知是知非為良知、竊恐學者妄認耳、龍谿首肯之、復問曰、公顧學何人、所做何事、以讚曰、天也不

做地也不做聖賢也不做龍谿曰秀才家何得如此大言而以讚賓以光明絕學確為己任嗣後江陵橫政愈甚群望以讚出山庶幾有入己卯一就列言竟沮遂還里朝夕依太夫人側諸縉紳罕覿其面惟昆弟朋友互相切究有友人以用世進者曰學不到含戒其誰終非天民書屛几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用世一番須令天地變化草木蕃植始為不負然其功實基於潜如龍不在能見能飛而在能潜

倘乘雲霧上青天、使人覩一鱗一爪、何以霖雨天下、易之容、書之徽、詩之絅、皆是義也、客座偶有齟齬者、即自省曰、我未誠耶、澄心半刻、客竟易顏、嘗曰、我嘗虛、而人不礙、我不留、而人自化、又曰、從氣上起、終是乖戾、從性上發、自爾中和、其虛明若此、家居臺省薦剡無虛日、戊子特疏起纂修、不赴、辛卯起官允管司業事、疏辭、已拜南大司成、南雍士孳孳向化、晉吏部右侍郎、方大計、以讚指天自誓、即故人親知不一顧、

計藉出入共稱服亡何署宗伯事疏請建儲至再至三忽有三王並封之旨以讚抗疏力爭事遂得寢尋以太夫人謝世過哀感疾長逝先是病篤郊寺知交強之歸僅存殘息道路是虞乃扺家正衣冠坐曰奇事奇事諸縉紳言此時政見學問舉手謝曰不敢不勉遂端坐而逝守臣以聞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潔生平寡交游獨與張文恭元忭稱莫逆朝夕砥礪以聖賢自期檢點精密隱德至行事事非人所幾以母憂

歸、買山卜塋、輀車已發矣、賣主復少有言、文潔曰、吾將以安親魄、令人情未調、即親靈未安、遂扶柩復歸於寢、至其人悔謝、然後營兆焉、張文恭去世、文潔自江右匍匐奔喪、撫棺大慟、為卜塋地、自持畚鍤、不避泥潦、襄事已、頓行文恭長子汝霖買舟往送、文潔屢歎、汝霖跽請、先生何以屢歎、文潔泣曰、人言汝不肖廢學業、余為若父泣耳、汝霖亦泣曰、姪以才庸久困場屋耳、寔未敢自棄、文潔曰、若尚能文乎、吾面試之、

遂拈六十而耳順題、立成一藝、文潔擊節稱快、曰子文當名世、何止科名、陽和其不死矣、明年汝霖遂舉應天鄉試第六人、再明年成進士、後以古文辭名世、如先生言、石匱書曰、鄧文潔胞襟高潤、口角犀利、見地自與人不同、特恐其天也、不做地也、不做聖賢也不做、連自家也不做耳、了手一着、乃大呌曰、奇事奇事、見謂奇事還未抵家、及至抵家、有何奇事

陶望齡、會稽人、萬曆乙酉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

廷試第三授編修與同官焦竑袁宗道黃輝相友善朝夕講究與其弟與齡書謂向時迷陋視一科名以為究竟正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嶼吾輩須大闢眼目提起此身在公卿大夫之上勿令謂此小得意事壓倒即前頭有無窮進步地矣辛卯兄與齡棄世父恭惠以哀慟致病亟請告歸養朝夕視膳百道承順病得漸損甲午請斷補原職同修國史乙未分校禮闈得人獨盛已復請告廷越戊戌丁外艱服除奉

其母北上、復補原官、尋轉中允、知制誥、癸卯典試留
都、甲辰請告歸、朞年起國子監祭酒、以母老上疏懇
辭、詔以新銜在籍、戊申母病不起、柴毀踰節、感寒疾、
遂卒、先生橐無一錢、不能具殮、門人余懋孳爲山陰
令、具棺衾殮之、先生學守精嚴、旁通禪乘、其弟爽齡
常稱之曰、先周望科名先儕輩、未嘗以科名自多、文
章擅海寓、未常以文章自命、操行如玉雪、絕無瑕玼、
未嘗以盛德自居、叅叩精猛、誦習靡間、時有超詣、非

凡所幾、未嘗以善學自安、所謂不自滿假、惟日不足者、非斯人而誰與歸、所著有歇庵集若干卷、萬曆間賜謚文簡、弟奭齡、與文簡同志操、舉萬曆癸卯鄉試、以孝廉司李肇慶、尋陞濟寧州守、以艱地力辭歸里、與念臺劉先生朝夕講學白馬山、以恬退澹泊見稱于人、晚號五退居士、信道堅毅、時人稱為二難、石簣嘗曰、余及見石簣先生清如楚鶴靜如止水、其得力全在禪定、特恐耽於孤寂墮落頑空、再禪理深沉一

入難出、儒者於此、政須站脚得定、亦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嶼、此地政大有錯在、

周汝登剡人、萬曆丁丑進士、初授南京工部屯田主事、督稅蕪關、以課不及額、謫兩淮運判、尋轉南京兵部主事、丁酉陞廣東僉事、己亥陞雲南布政司左參政、以母老道遠、上疏乞休、得旨致仕、辛丑建海門書院、癸卯與陶石簣講學於會稽、己酉講學於武林、庚戌起湖廣參政、壬子陞南京尚寶司卿、甲寅署應天

府事、建陽明書院於南都、丁巳陞滁州行太僕寺卿、天啓辛酉、陞南京光祿寺卿、甲子陞通政、魏璫用事、即請骸骨、得旨以戶部右侍郎致仕、汝登自釋褐之後強半林居、日以講學為事、四方請政者、戶履常滿、汝登疏食菜羹、欵接不倦、學者稱為海門先生、講觧名過、娓娓不倦、或問遷善改過、曰改過即是遷善、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此而已、人不能無過、如舟不能無痛癢、有過便覺、便是知痛知癢、

一覺便改便是痛處摩癢處搔一改便了便是本無痛癢亦無摩搔彼泥現成之說者是謂全無痛癢也泥無工夫之說者是謂全不搔摩也若道常須照管者是謂預摩以待痛預搔以待癢也皆非也又有一種怕事人纔痛癢便道是大病便大憂疑又有一種求效驗人道我如此調護何以尚有痛癢妄自悔恨又有一種多事人痛癢已過還記着舊痛癢處着力隄防所以轉急轉遲轉求轉遠學者不可不知也又

語學者曰、學問考證、全在日用境緣、打得過、譬如行路、大地本無礙、只要眼開、眼開難以強承、須驗之足下、近時學者有兩種、一種出門有礙、不求開眼、只去講求步履之緩急、以為準繩、詢問里道之險易、以為趨避、此顛倒之俗學也、一種自謂眼開、動輒是礙、束邊樁着頭顱、云也是、兩邊失却腳還道、不妨、此虛頭之學也、學者患此二病、盧扁難醫、所著有王氏宗旨四卷、四書宗旨六卷、海門先生襍言若干卷、藏於家

崇禎己巳卒年八十三歲、石匱書曰、越中道學家言如王龍谿周海門皆其甚有口者也、懸河之辨、誰柱其口、而龍谿在官好干請、頗多物議、海門家居久、余見其年譜、多已甚之事、亦憎茲多口、若其鮮說名通、自是登峰造極、倘在聖門、亦必入言語之科矣、

石匱書曰、昔人言晉人清談、宋人道學、後遂以亡其國、夫清談如謝太傅、道學如程明道、國且依賴、至如清談之變為月旦、道學之變為黨錮、此皆其末流、不

是道也、我明道學、如薛河東、羅永豐輩、皆以經濟忠貞、文章節義、楷模當世、鼓吹休明、及後東林一出、水火玄黄、卒以線索門户壞我國家、然則儒林之名、其可輕乎哉、

又曰、道學家言、余非不心儀之、而厭其講學、謂其禔身肅括則已矣、而口鐸奚為耶、且使有口者之未始不實身入也、吳康齋陳白沙、諸君子講學者也、講學而有不徒講學者存、此真講學者也、今之講學者、

有若乞人取他人媼負之泣曰餓死我母矣不知者施甚厚此以聖人之道乞者也